


鲁迅

▶ 走近鲁迅 ◀

书

鲁迅 | 著

话


 广陵书社

鲁迅

▶ 走近鲁迅 ◀

书 话

鲁迅 | 著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书话 / 鲁迅著.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9. 4
(走近鲁迅 / 陈武主编)
ISBN 978-7-5554-1227-4

I. ①鲁… II. ①鲁… III. ①鲁迅著作—书评—选集
IV. ①I2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4927号

丛 书 名 走近鲁迅

丛书主编 陈 武

书 名	鲁迅书话	特约编辑	罗路晗
著 者	鲁 迅	封面题签	葛丽萍
责任编辑	王浩宇	装帧设计	鸿儒文轩·书心瞬息
出 版 人	曾学文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349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4-1227-4
定 价 58.00元

目 录

随便翻翻·····	001
致颜黎民·····	006
致胡适·····	009
破《唐人说荟》·····	011
致章廷谦·····	014
关于《小说世界》·····	016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019
十四年的“读经”·····	030
读经与读史·····	035
《何典》题记·····	038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040
书苑折枝（一）·····	044
书苑折枝（二）·····	047

· 书苑折枝（三）	050
流氓的变迁	052
柳无忌来信按语	055
唐朝的钉梢	058
晨凉漫记	060
豪语的折扣	062
四库全书珍本	065
重三感旧	067
选 本	070
古人并不纯厚	074
儒 术	076
隔 膜	081
买《小学大全》记	085
算 账	092
做文章	094
点句的难	096
读书忌	098
病后杂谈	101
病后杂谈之余	115
“招贴即扯”	131
书的还魂和赶造	134
“寻开心”	137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140
从帮忙到扯淡	143
名人和名言	145
杂谈小品文	150
“与幼者”	153
《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	156
《穷人》小引	159
马上支日记(节选)	164
马上日记之二	173
《十二个》后记	177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182
卢梭和胃口	185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190
“皇汉医学”	192
《小彼得》译本序	195
《进化和退化》小引	199
《浮士德与城》后记	202
《静静的顿河》后记	209
《勇敢的约翰》校后记	213
《夏娃日记》小引	216
《铁流》编校后记	219
祝中俄文字之交	231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	236
《文艺连丛》	240
又论“第三种人”	243
为翻译辩护	249
“论语一年”	252
由聋而哑	257
关于翻译（上）	260
关于翻译（下）	263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	266
论重译	275
再论重译	278
看书琐记（上）	281
看书琐记（下）	284
“以眼还眼”	286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292
非有复译不可	295
不应该那么写	298
“题未定”草	301
几乎无事的悲剧	311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314
大小奇迹	317
《苏联版画集》序	319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324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327
《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	330
《尘影》题辞	332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334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337
柔石作《二月》小引	340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342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346
我们要批评家	348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351
《淑姿的信》序	355
《萧伯纳在上海》序	357
《守常全集》题记	360
诗和预言	363
查旧帐	366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368
《看图识字》	370
《木刻创作法》序	373
《总退却》序	376
《草鞋脚》小引	378
叶紫作《丰收》序	380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383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编选感想	406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407
三月的租界	410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414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419
萧红作《生死场》序	421
白莽作《孩儿塔》序	424
《海上述林》上卷序言	426
《海上述林》下卷序言	428
介绍《海上述林》上卷	430

随便翻翻

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

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倘要骗人，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现在有一些老实人，



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库书目提要》，倘还怕繁，那么，《简明目录》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胡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胡涂。

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

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

精，某妇产生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也有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

“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的青年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但这样的好东西，在中国现有的书里，却不容易得到。我回忆自己的得到一点知识，真是苦得可怜。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



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应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前一种中国曾有译本，但只有一本，后五本不译了，译得怎样，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后一种中国倒先有译本，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不过据日译者说，是多错误，有删节，靠不住的。

我还在希望中国有这两部书。又希望不要一哄而来，一哄而散，要译，就译他完；也不要删节，要删节，就得声明，但最好还是译得小心，完全，替作者和读者想一想。

十一月二日。

□ 1934年11月刊于上海《读书生活》月刊第1卷第2期，署名公汗

□ 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致颜黎民

颜黎民君：

昨天收到十日来信，知道那些书已经收到，我也放了心。你说专爱看我的书，那也许是我常论时事的缘故。不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胡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譬如说罢，古人看见月缺花残，黯然泪下，是可恕的，他那时自然科学还不发达，当然不明白这是自然现象。但如果现在的



人还要下泪，那他就是糊涂虫。不过我向来没有留心儿童读物，所以现在说不出那些书合适，开明书店出版的通俗科学书里，也许有几种，让调查一下再说罢。

其次是可以看看世界旅行记，藉此就知道各处的人情风俗和物产。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电影；我是看的，但不看什么“获美”“得宝”之类，是看关于非洲和南北极之类的片子，因为我想自己将来未必到非洲或南北极去，只好在影片上得到一点见识了。

说起桃花来，我在上海也看见了。我不知道你到过上海没有？北京的房屋是平铺的，院子大，上海的房屋却是直叠的，连泥土也不容易看见。我的门外却有四尺见方的一块泥土，去年种了一株桃花，不料今年竟也开起来，虽然少得很，但总算已经看过了罢。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所以我是不去的。

我的信如果要发表，且有发表的地方，我可以同意。我们不是没有说什么不能告人的话么？如果有，既然说了，就不怕发表。

临了，我要通知你一件你疏忽了的地方。你把自己的名字涂改了，会写错自己名字的人，是很少的，所以这是告诉了我所署的是假名。还有，我看你是看了《妇女生活》里的一篇《关于小孩子》的，是不是？

就这样的结束罢。祝
你们好。

鲁迅 四月十五夜。（一九三六年）

□后收入《鲁迅全集》2005年版第十四卷

